一、

我睁眼看到的是一个穿着西装、戴金丝边框眼镜的年轻男人，他是我所在的这幢别墅的管家。管家先生不会允许一个外人踏足这里，也不会对一个外人神情恭肃、满嘴恳切的话语——我意识到对他而言、对这幢别墅主人们而言，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。管家以及他身后那些默然随侍的人都知道我，至少知道我所行为何。

然而我却不自知。

最基本的，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、年龄、身份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别——明明这是很容易就能弄清楚的事，正常情况，低头一看就能见分晓——但我并没有这么做。

这些事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只需要跟着管家。

我们来到了一扇紧闭雕花木门前，管家对我说：“您进去，只用看看小姐，一切我来说。”

我点头。

随侍推开房门，我首先就看到了正对面几米远处那扇高且宽大的落地窗，窗帘并没有拉上，所以阳光毫无阻碍地打进来，十分抓眼。站在那样大的落地窗前看风景，视野肯定很好。

二、

房门口与落地窗隔着一段距离，但我也理应能够透过它看到外面的景色。

很奇怪的是我只能看到抓眼的阳光，将落地窗塞得满满当当，似乎太阳就在这一堵玻璃之外，又似乎窗框将太阳框了起来。这太阳光很奇怪。

我不再看它。

房间很大，色调统一，全部都是实木制品，大概是太阳光的缘故，房间里并不显得暗沉。管家让我进来后只用看看小姐，我这时才去看她。

小姐坐在白色大床边，床上铺满了红色玫瑰花瓣。她问：“医生又来了？”

哦，原来我是医生。

但是管家说：“小姐，这是您的朋友。”

然后管家转头对我说：“抱歉，小姐她并不喜欢接触医生，所以您现在是她的朋友。”

管家说这话时，全然当小姐是聋子，声音没有压低一点。

不过我听完这话，想的是，哦，看来我就是医生。

“啊。”小姐轻轻感叹了一声。

然后她开心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“如果是这样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逃呢？”

说完拉着我便往外走，全然当管家和一众随侍是瞎子。

我不能当他们瞎。我说：“小谢，我只是看看你。”

三、

“啊。”她又感叹了一下，“你果然是我的朋友，你叫我小谢。”

这一点，我也很奇怪。

小谢恳求我：“我们一起逃吧？”

“我不用逃。小谢，你也不用。”

小谢摇头，“我要逃离那个女医生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女医生喜欢我。”

“可我怎么会喜欢她呢？女医生……”小谢这么感叹着，“我拒绝了她。可她向所有人宣告我有病，她用这个理由将我困在这个房间里，她总是来给我治病，我永远无法摆脱她。没有人相信我的话。”

管家和随侍们好像都聋了，听不见小谢的这一番控诉。

“我也是医生呀，小谢。”我又加了一句，“嗯，女医生。”

“不是呀……”小谢笑着，她天生唇红，露出一线齿白，这时十分好看。

落地窗高且宽大。

我依然觉得那太阳光很奇怪。怎么会有抓眼的阳光呢？真正的太阳光应当耀眼、刺眼，何况又是这样大的面积、这样近的距离，我怎么能直视无碍？

我觉得太阳光它变了，不再拘于我的常识之内。

这说起来有些滑稽。荒诞之际，我忽然有一点点难过。

“那我们逃吧，小谢。”我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我。

小谢开心得不得了，然后她说：“等等，我换一件衣服。”

我们两个全然当管家和随侍们瞎了一般。

四、

我一点也不紧张。

虽然我们的确在逃，他们也的确在追。

我按照平常的频率走着，可是小谢跟不上我。

她明明比我高了那么多，步子理应比我大许多，何况我走得又不快。

她好像丢在了我身后似的。我只能用手拽着她往前走。

回头去催她的时候，我看到她身上的白色长裙，素雅无雕饰。

“小谢，你为什么穿白裙子？”问这句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多余的想法和情绪，只是单纯想问。

她笑得很开心，笑弯了眼睛，目光盈盈。然后她甩开了我的手，原地旋转了一圈，“因为下雪了，雪落在了我身上。”

我居然信了，那一瞬间还觉得理所应当，而她也很漂亮。

可是，“小谢，你怎么会说我的家乡话？”

她说出那句话时，我意识到，这是我的家乡话。离家太久，那是许久未曾听过的乡音——实在奇怪，毕竟我甚至不自知，又怎么会有这个感触？

小谢笑得很神秘。

阳光抓眼。

我终于确定了那太阳光有问题。

因为我看见了他。

五、

我拽着小谢继续往前走，撞到了一个人。

我抬头一看，就像叫出“小谢”一样，张口自然叫那个人：“啊，阿原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心怀歉意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手放下来的时候，不小心勾到了他的手指。

一瞬间，竟然为这意外有一点开心。

我忽然知道了自己是女生。阳光十分刺眼。

小谢用我的家乡话催我说：“走啊，继续逃……”

我不能拒绝她。

六、

我又看到了抓眼的阳光，前方好大一片暗淡光芒，不再是被框起来的那种，映得周围都虚化了。

小谢说：“穿过那里，我们两个就再也不回来啦。”

我愿意跟她去往那里。

只是，“小谢，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
她说：“好啊。”

我忍不住又问了她一次：“你为什么穿白裙子？”

“因为是雪啊。”

七、

我需要一点时间告别。

找到阿原时，阳光又刺眼起来，灼人心焦。

阿原问：“你真要跟她走？”

我说：“我是带她逃，逃了就不回来了。”

我要告别的，是阿原，似乎也是那刺眼的阳光。

“你不如跟我走。”

我又有点伤心，因为我不能。

我得回去找小谢了。

但阿原又问我：“你知道她为什么穿白裙子吗？”

“因为是雪啊。”

“她是这样说的吗？”阿原说，“你忘了啊，雪就是血啊。”

是的。

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。

在那句我没来由熟悉的乡音中，雪就是血啊。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阿原对我说，阳光打在他身上，是刺眼的真实，“她已经死了。”

阿原看着我说：“她死了，和她的女医生一起。”

八、

我看到谢小姐仰面躺在那张巨大的铺满红色玫瑰花瓣的白床上。

当这世间最后一个相信她的人也怀疑了她的真实与合理性，雪一样的长裙就染成了血一样的长裙。

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视角呢？

噢。因为我在……